

讀者參考

赴約

©

博览广阅

平民大款李晓平

陈冲在大洋彼岸的爱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段秘史

数万女兵秘密大西迁

周洪：警告中国几大走红明星

波兰：真有奇迹吗？

学林出版社

目 录

天 下 事

-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
一段秘史 4
中东和平奇迹的幕后
创造者 11
波黑战火为何久燃
不熄? 18

人 物 春 秋

- 平民大款李晓华 20
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 26
旧上海特级督察长奇特
的生涯 32

社 会 透 视

- 私立学校多维透视 36
“医疗”的困惑 40
不可忽视的乡村家族
势力 45

名 人 婚 恋

- 著名音乐家李鹰航与
陈晚柳的爱情故事 47
陈冲在大洋彼岸的爱 54
卡斯特罗独身内幕 58

往 事 钩 沉

- 数万女兵秘密大西迁 61
蒋介石初到台湾 64
“文革”中孔林扒坟狂潮 71

文 献 与 史 料

- 抗战初期毛泽东致函
蒋介石 76
汪精卫代孙中山拟立
遗嘱经过 77
唐纳用泪水写给好友
郑君里的信 82

文 艺 圈 地

- 谁主沉浮
——’94 华夏流行乐 82
’93 文坛热点揭秘：
“周洪”是些什么人? 86
周洪：警告中国几大
走红明星 89

名 人 沙 龙

- 黄宗英：故我依然 95
史可：做一个平庸而
幸福的人 97

美国球星乔丹的 告别演讲.....	98
阿什“临别”给女儿的 赠言.....	99

随 感 录

无乡可愁.....	101
心情.....	103
反弹“潇洒”.....	104
其实你很迷人.....	105

港 澳 台 之 窗

台湾印象.....	106
香港人的“马经”.....	109

国 外 见 闻

波兰：真有奇迹吗？.....	113
意大利纪行.....	118
开罗行.....	123

九 州 方 圆

我国正在形成八大经济圈.....	125
深圳的设计.....	125
沙头角的冷与热.....	126
广东佛山大学实行全员免职 竞争上岗.....	127
广州筹建慈善会.....	127
南京企业争建人行天桥.....	128
外商独资修建重庆过江大桥.....	128

趣 闻 轶 事

毛泽东为乔冠华续诗.....	129
----------------	-----

刘少奇换酒.....	129
周总理“一”字评霸王.....	130
瞿秋白的风趣“贺仪”.....	131
两则有趣的墓志铭.....	131
张大千统帅“四军”.....	132
张之洞写戏台联.....	132
章太炎为慈禧寿辰撰联.....	132
郑板桥巧断风流案.....	133

新 见 解 · 新 论 点

“文责自负”提法不妥.....	134
空白支票“声明作废” 没有法律效力.....	134
有钱不等于小康.....	135
历史学的致用与求真 可以分离.....	135
重评戊戌变法运动.....	136
辛亥革命起因新论.....	136
重评冯玉祥驱逐溥仪 出宫事件.....	137
国民党对广东农民运动 也作出了贡献.....	137
应实事求是评价李鸿章.....	138
秦始皇并未实行法治.....	138

新 考 证

宋庆龄的祖籍在安阳.....	139
李自成归宿有定论.....	139
鬼谷子的故里鬼谷村.....	140
范增不是项羽的亚父.....	140
“国”字始见于汉代.....	141
“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 灯”考.....	142
汉字源于图腾考.....	142

新发现

- 新发现的毛泽东诗四首…… 143
唐王朝李氏族谱在成都发现… 144
苏州发现孙武家谱…………… 144
白居易故居发掘记…………… 145
淮北发现古岩画群…………… 145
瑶族文字被发现…………… 146
三峡发现大批文物…………… 146
俄发现 200 万年前使用的石
器…………… 146
非洲发现恐龙人…………… 146

万事由来

- 毛泽东名与字的由来………… 147
英文26个字母的由来………… 148
西方礼节的由来…………… 149

- “溜须”和“捧臭脚”的由来…… 150
小费的由来…………… 151
厨师白色高帽的由来………… 151
涮羊肉的由来…………… 152

养身知识

- 中国传统养生十二宜………… 152
伏案工作者的自我保健………… 153
怎样保持脑力不衰…………… 154
怎样防止眼疲劳…………… 154
人体保健的最佳时间………… 155
病人的睡相…………… 156
调节好你被窝的小气候………… 156
忌与牛奶同服的食物和药物… 157

学林出版社成立

读书俱乐部…………… 158

《读者参考》丛书 博览广闻 主编：朱思敬 副主编：林 雨

编辑：《读者参考》编辑部

地址：上海金沙江路长风二村 51 号 15 楼 1 室 邮政编码：200062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200010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邮政编码：200020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丹阳市新华印刷厂 印张：5 字数：18 万

责任编辑：金 辉 董又谷 封面设计：朱 文

ISBN 7-80510-956-7/Z·60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定价：3.00 元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的一段秘史

余方德在《文化娱乐》1994年第1期上载文，详尽地谈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秘史。这里只摘登两位在幕后活动颇有贡献的联系人：一位是当时还在四川养猪的原外交部官员邓山里，另一位是在尼克松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美国人马修·汤姆森。

一、周恩来总理秘密接见邓山里

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外交官员，邓山里是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直接到中南海西华厅去秘密会见周恩来总理的。

周恩来习惯地用他受伤的右臂轻轻地拍了拍邓山里的后背，安排坐下后，才笑着说：“欢迎你回来啊，邓山里同志。你一定在猜我为什么突然把你请到这里来，有什么外交上的事，对吧？”

邓山里当然知道自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流放到四川，国家总理突然请他回来，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要他办的。所以他本能地担心说：“总理，我一直在四川乡下喂猪，国家的事，特别是外交部的事，我很长时间不插手了……”

总理扬了扬浓眉，颇有几分神秘地说：“我已让王莉芳替你从香港买了一些书刊杂志，包括上周的《纽约时报》，一会儿就给你送去，你的家人在盼望你回去呢！噢，你好像有许多来自美国的邮件，这些东西也可能使你对世界近来发生的事件有所了解。看完这些材料，请你替我写一份你对美国的分析报告，亲自交给我，好吗？记住，你得特别当心，不要让红卫兵发现你。你在于什么和为谁而干，要绝对保密。”

邓山里这才抬头仔细地看了看周恩来，他发现总理的身体已经明显地消瘦了，颧骨都突了出来。往日那双颇具神采的双目，现在似乎流露出一种忧患、焦虑和疲惫的神情。邓山里害怕自己会泪水盈盈，只匆忙点了点头便告辞了。

邓山里翻阅了总理让王莉芳买来的那些美国书刊杂志，了解美国的一些政坛和竞选方面的情况，又开始拆阅积压下来的一大堆信件。其中一封

从加利福尼亚寄来的信笺，一下子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亲爱的邓山里：

我有个儿子名叫马修，最近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在纽约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这个所的老板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先生。

据说，尼克松有可能再次成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在早期的民意测验中占了约翰逊的上风……

这是邓山里在天津读书时好友埃兹拉·汤姆森教授写来的。看完信，他心一动，仿佛领悟了周总理刚才一席话的深刻含义，中国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可惜两国已经有28年没有交往了，总理大概是要自己为中美交往或者关系正常化出点力吧！他再拿起那份《新闻周报》，又一次认真阅读美国关于总统竞选的材料。他看到民意测验表明，在四位总统候选人中间，尼克松明显居于首位——完全可能当选为总统！周总理可能寄希望于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果然，周恩来总理约请邓山里到宋庆龄家里，他开门见山地问：“邓山里同志，我给你的那些资料你都看了吗？”

“看了，我这几天一直都在研究尼克松这个人……”

“好，很好！那就说说，你对尼克松的看法，假如他在竞选中上台了，你认为他会放弃在我国海峡对面的他们的那个老朋友，转而对我们这边表示友善吗？”

“有这种可能！”邓山里说：“因为我认为尼克松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活动家。他上台后，不会无所作为的！我有一位朋友正在尼克松身边工作，他叫马修·汤姆森，是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年纪很轻，是个有为的律师。”

周总理笑了，他将身子微微探向邓山里，和邓山里悄悄地计划起一个事关重大的行动方案……

二、邓山里在香港秘密会见马修·汤姆森

香港。洪韦良先生的办公室。

洪韦良先生是埃兹拉先生和邓山里的朋友。他和从大西洋彼岸飞来的马修·汤姆森寒暄几句以后，就挺神秘地问：“马修，你是否听你父亲说过，他少年时代有位叫邓山里的中国同学？”

马修回答说：“听说过，父亲确实好几次和我提到过这个名字。而且说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

“邓先生原是北京外交部一位老资格官员，现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工作。他到香港常来我这里坐坐。此刻他就呆在隔壁房间里，请让我介绍

你们认识一下，你不反对吧？”

马修很高兴，答道：“当然不反对。能有机会见到我父亲的同学，我父亲也会很高兴的。”

于是，邓山里开始秘密会见马修·汤姆森。他坦诚地说：“你父亲在圣诞节前曾给我来了一封信，谈到你现在在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身边工作，我很高兴，怎么样，情况还好吧？”

马修明白了，洪先生约他来香港，真正的谈话对象不是洪先生，兴许就是这位邓山里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会见，意义可能更深远。

果然，邓先生像老朋友似地对他说：“你父亲和我是老同学，他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国家，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发现你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中美两国20多年没来往，实在没有道理。”

马修会意地点了点头，又问：“怎样才能创造这样的开端呢？”

“我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位有胆识、有远见、不怕冒风险，而敢于在中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总统了。你们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你的老板尼克松有希望获胜，而他似乎又是我说的的那样一位人物。你认为他会听你说说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想法吗？”

马修很肯定地说：“我相信对我回去要讲的一些话，老板会很喜欢听的。因为我来时，他说过，他对东方这块土地很感兴趣。”

邓山里激动地站了起来，注视着马修：“他对东方这块土地很感兴趣，这句话很有意思，说明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想接触接触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将来有什么结果，但看在你可敬的父亲份上，看在中美隔绝了20余年的份上，我请求你帮助我们中国。”

“我尽力而为吧！”

马修真的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来办。他返回美国的第一件事便是拜会尼克松。尼克松很高兴地接待了他，问：“香港怎么样？听说你拉来了一位香港当事人，是谁呀？”

“洪韦良先生。他是有名的运输大王，也同中国人做生意。在洪先生办公室里，我有幸碰到家父昔日好友，他是中国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官员。”

尼克松惊讶地问：“中国？你父亲的朋友？”

“对，我父亲曾同他一起在天津教会学校念书，可算是同窗好友了。实不相瞒，他原是中国外交部的官员，被红卫兵造反给赶了出来。他对自己的事情谈得不多，但对他们的国家的命运、国家想和西方友好的事情谈了不少看法。”

“是嘛？！”尼克松若有所思：“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他的看法吗？”

“是的，我特别问了他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台湾几乎一直是美中两国在修好方面不可逾越的障碍。可邓先生说并非如此，他认为西方国家应该看清：把偌大一个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孤立起来肯定是个错误，也是办不到的。中美之间只要花时间与诚意进行谈判，双方就可能找到一个取得互相谅解、互相都能接受的办法，这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

尼克松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他在圆桌边上踱了几步后，挺认真地说：“如果他们国家的领导人也有他这种认识就好了。不过，我反对苏联在亚洲建立反对和孤立中国的小集团的做法。我们美国政府是应该重新考虑对中国的立场，我们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马修感到时机成熟了，他进一步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当前外交事务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世界进入谈判的时代，结构上也早由两极进入多极，中国已在世界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想孤立它，怕是不可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只潜在的巨大奖杯，只有远见卓识的美国领导人才能赢得它。”

这次谈话不久，马修就被尼克松吸收为总统候选人的私人秘书。

三、周恩来和马修面对面进行交谈

马修当选为总统候选人秘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对邓山里说：“你安排一下，让马修找个借口到香港。然后你秘密陪同他到北京来，我和他面对面谈谈。”

于是，马修在纽约突然接到洪韦良先生打给他的国际长途电话，请他马上到香港这边来一趟。

马修心里明白，可能约他谈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马修猜对了。他一下飞机，迎接他的不是洪韦良，而是邓山里先生。邓山里说：“欢迎你，我们领导人想请你到北京去作客，咱们稍许休息一下，就上飞机吧！”

轿车从北京机场径直开到了宋庆龄的家。宋庆龄笑着说：“汤姆森先生，邓山里先生陪同你到我家来作客，我很高兴，欢迎你来北京。”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微笑着坐到马修对面，亲切地对马修说：“请你先谈谈美国总统的选举情况。”

马修熟悉四位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便把尼克松、洛克菲勒以及约翰逊等几位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作了介绍。特别谈到尼克松在总统竞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几次在私下谈话中表露了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共产党巨人已经出现了分裂，同时认为，对美国发动战争的现实，目前都是不存在的。而且他并不认为中国是美国军事政策的主要威胁，美国不应该像以

前那样根据意识形态来对待中国……

总理穿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上身毕挺，微微扬着开朗的脸，仿佛被马修动人的介绍吸引住了，好久才会心地笑笑，问道：“那尼克松对中国的统一持什么态度，他反对台湾回归祖国吗？”

“我想他是不会反对的，他曾对我说过，一个强大的中国对稳定亚洲是有利的。他在台湾问题上也主张灵活一点。”

周恩来神情发生了一些变化，看得出他内心是激动的。但他并不喜形于色，只点点头说：“尼克松能有这个认识，很好。哦，你认为尼克松在总统竞选中，能战胜约翰逊吗？”

马修谈了谈美国民意测验的情况。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马修说：“我们希望能同贵国改善实际关系，希望美国能采取一些实际步骤。中美大使级会谈已延续了15年，会谈了134次，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争论之激烈，简直可以说是近代国际谈判史上极为罕见的。看来，靠大使级会谈怕很难解决问题了……”

第二天早饭后，翻译王莉芳出现在门口：“早上好，汤姆森先生。总理派我们来接你。他希望与你谈论一些美国新闻。”

见到马修，周总理说：“大新闻，三小时前，约翰逊总统宣布，他将不参加下届总统选举。对此，你怎么看？”

马修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尼克松与里根相比更容易获得共和党提名。共和党这次获胜的希望很大。”

周总理坦率而亲切地和马修谈起了美国的一些新闻和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新任总统的希望……

尼克松上台后，果然采取了一些“改善中美紧张关系”的实际步骤：批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六类公民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物。1969年7月下旬，尼克松决心作环球旅行，以寻求打通通往北京的渠道……

四、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1971年3月，周恩来收到邓山里转来的马修的信，信中说：“我想这个时候可以让一些意义明确的象征性事物促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常化。两星期后，美国国家乒乓球队有10至12名队员和几名官员将去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前些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你们也派队参加。这是贵国从1965年以来首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你们是否可以邀请这些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到贵国访问（为了遮人耳目，可同时邀请一些西方球队），并受

到贵国领导人的慷慨大方的接见？届时一些美国记者将会同行，……这不是我的胡思乱想。但我肯定，美国政府会非常高兴接到中国的邀请，并同意他们去北京的。”

看完信，周恩来沉思了良久，并把这封信珍藏在自己的办公桌内。

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美国也派了39名运动员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3月30日下午，在国际乒联代表大会暂时休会时，中美两国代表宋中和斯廷霍文“凑巧”在休息厅坐到了一张桌子的两对面，两人都不失风度地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谈。散会之后，两人在步出会会场时再次“凑巧”碰到一起。斯廷霍文对宋中说：“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这就是暗示：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能对中国友好，希望访华。

但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在讨论时大多数人却通不过、便联合打上一张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毛泽东看过后用笔圈阅了，秘书立即对外交部和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似乎成了他这两天思维的焦点……

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赛已接近尾声。4月6日深夜，周恩来进了丰泽园。他和主席谈到从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尼克松递送过来的信息，谈到马修·汤姆森的个人建议，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执美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的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周恩来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明确地说：“我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

毛泽东问周恩来，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

周恩来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头头们的分歧意见。他说，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主席也说过，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的手中。周恩来说，打那个报告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我是说外交部，体委不懂外交，不能怪它。外交部有些人的认识还跟不上白宫的官员，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面临抉择，他沉默了。周恩来告辞了。

尼克松已有了那么多的表示，我们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者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恩来的看法是对

的，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好时机。毛泽东毅然作出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把美国惊呆了，让世界激动了。

尼克松接到驻日本大使发来的加急电报，真有点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接受乒乓球队访华这一着，使他感到对手不凡；而且他似乎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已开始向往着飞向中国，飞向东方那片神秘莫测的大地……

五、尾 声

基辛格秘密到达北京时，马修早已先期到达北京，并同邓山里一起协助总理做些具体接待工作。

基辛格踏上中国国土的情况，他和周总理如何施展谈判艺术的真情，早已见于报端，不需再啰嗦了。但有一件事情却鲜为人知，基辛格访华临近结束时，周恩来坦率地对他说：“有一件事我应该告诉你，在你的随访人员中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老朋友。”

基辛格不解地问：“老朋友？是谁？”

“是你们的马修·汤姆森！”周总理说。

“那你为什么要突然告诉我呢？”

“作为对贵方的真诚表示吧。也许我们结束了同马修的联系之后，你们的安全保密机构会在将来某一天向你或总统报告他的情况，到时候，你们可不要把这件事当作间谍案来处理，并责骂中国人不够朋友。其实，他只是我们中美关系的牵线人，我不希望你们误会，所以，我们坦诚相见，对你们也就无隐私可言了。”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美中相互之间没有大使馆，能为美中牵线的人是功臣，不是间谍。如果马修是间谍，那叶海亚·汗总统就是最大的间谍，其次是我……”说着，他自己也禁不住“噗哧”一声笑开了，周恩来也放心地笑了。

果然，马修·汤姆森回国后的第二年元月21日，尼克松因为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便在白宫三楼的椭圆形大厅里，亲自将一枚自由勋章和一枚荣誉奖章授给他。出席这一庄严仪式的有马修的父亲埃兹拉、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

中美两国人民永远忘不了那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过贡献的人！

中东和平奇迹的幕后创造者

1993年9月13日正午时分。在白宫门前绿茵茵的草坪上，主持仪式的宣礼官朗朗唱名：“女士们，先生们！阿拉法特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尊敬的伊扎克·拉宾：以色列总理……”

随后，在100多个摄像镜头前，揭开了20世纪历史上最富划时代意义的一幕——相互间敌意导致中东分裂了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民族签署了一项不再为敌、互相承认生存权的和平协议。

草坪上云集了3000多名各国贵宾。这群人的后边坐着两个挪威人：泰尔杰·罗依德·拉尔森和妻子摩娜·朱勒。虽然他们身旁这群人也不认得他俩，但都知道今天这段历史是由他俩开创的。

仅仅一年多以前，拉尔森还只是个纯粹的社会学家。但当他在加沙地带考察、研究居民生活状况时，他已经悟出：现代史上一直热战、冷战、不战不和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已有意埋葬相互间的敌意——只要能找到游刃于宣传、政治家和公共舆论的“紧身衣”之外的某种途径。

为了追寻那若即若离、险象环生的中东和平，拉尔森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后来世人所谓的“奥斯陆渠道”。在整个过程中，作为挪威外交部长助理的朱勒是丈夫得心应手的合作者和信心与耐力的生长源。她以优秀外交官所具备的对中东的关注和理解，时时激发着丈夫的灵感和渴望，导演成功这场幕后戏。

天济其时 天作之和

拉尔森第一次亲眼见到一面是海、三面是沙漠的加沙地带是在1990年6月。当时，挪威学术界正在着手对这片世界上人口最拥挤的区域作一次大规模的生活条件考察和研究。没有人精确地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蜷伏在这里的帐篷和破屋中。

从应募服役而实施占领和管制的以色列青年和时时与之冲突的巴勒斯坦人眼睛里，拉尔森都发现了相似的恐惧、绝望和某种期待。随着对双方人士越来越多而深入地接触，他发现，他们之间的鸿沟并不像他们自己积外部世界所感到的那般巨大。只是战争和恐怖锻造出的想像中的敌意，妨碍着双方间的实际理解。

这个挪威人还发现自己正好在一个关键时刻来到了“被占领土”。在以

色列，保守的利库德政权非常可能被工党政府所取代。在巴解总部所在地突尼斯，由于在海湾战争中全力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该组织已因沙特、科威特等阿拉伯富国撤销资助而陷入财政危机。最重要的是，双方内部从上到下都有相当一群人相信，以巴共存已不再只是一种意愿，而已成为一种必要。而另一个可资利用的良好条件是，挪威一直在阿以冲突中对两方保持独特而可靠的关系。

他开始设想应建造怎样一种截然不同的会谈框架。随着朱勒到挪威驻开罗大使馆就任其首次外交官职务，作为挪威思想库“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FAFO)的院长，拉尔森陪妻子一同前往，同时探查在中东建立社科研究项目的可行性。

就在从奥斯陆启程前不久，朱勒鼓动丈夫会见一位银行家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官员。前来挪威外交部寻求资助的阿卜·阿拉，因其热情、宽厚和急公好义而打动了她。拉尔森与妻子同阿卜·阿拉见了面，随即谈起了他的加沙研究和欲为双方搭桥的愿望。这位巴勒斯坦人对种种可能性都报以迅速而认真的反应。他催促拉尔森去找以色列人谈，并称巴解将支持他。

1992年5月，当其加沙研究行将进入实地考察时，拉尔森的一位相识来对他说，他应去见见约西·贝林——一位有争议的年轻的以色列政坛要员，工党高层内正在飞升的新星。

他们在特拉维夫的坦杜里餐馆见了面。当时正忙于竞选的贝林差点取消了这次午餐会见，只是在最后时刻又决定赴约。他们“一见钟情”——两人有一拍即合的互相理解与共识，对对方的理想和逻辑都报以巨大的兴趣和热诚。他们畅谈了3个多小时，一致认为每一种历史性的动力都将中东推向和平：柏林墙倒塌、苏联崩裂和海湾大战的波涛摇撼着这一地区。然而，令人焦虑的现实是，华盛顿的和谈进程一直未能抓住变化着的世界所提供的契机。

拉尔森说：“我们需要一个双轨制的系统。华盛顿和谈之外还要有第二渠道——秘密谈判”。贝林明确表示，如果工党赢得来日的大选，他非常有兴趣考虑加快和平进程的多种途径。拉尔森立即建议称，挪威有良好的基础可以建立第二渠道。

3天后，工党以极其微弱但意义深远的胜利赢得以色列大选。伊扎克·拉宾成为政府总理后，任命其党内老对手西蒙·佩雷斯为外交部长，贝林为副部长。

启用第二渠道 挪威秘密接头

拉尔森迅速与各方重叙旧谊，而且这次还带有挪威政府的授权。挪威

外交部长托瓦尔德·斯托尔滕贝格指示他和朱勒，尽一切可能为中东和平进程制订一项秘密的议事日程并使挪威参与为中间人。

拉尔森夫妇忙了起来。他们不得不编造一番打掩护的故事，安排会见地点和后方保障——同时为这一切寻找资金。他们对自己正在干的一切尚无明确的想法和把握。但有一点他们是充分明确的：保密是头等重要的。华盛顿多轮会谈的失败极大程度上归咎于过度的公开性。

因此，这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进出挪威都必须避免动用外交渠道。拉尔森决定，运用 FAFO 的加沙研究项目作为掩护外衣。以巴双方的来宾因此可以成为参与该项目的学者。一旦进入挪威，他们必须住进一处专为会谈精心安排的住处——奥斯陆南部一幢名为“波莱加尔德”的老式公馆。

“波莱加尔德”虽然谈不上豪华，但也算得上宽敞、舒适，而且有特别需要的幽静和方便条件。1992年1月20日，敌对双方的人首次在这里相聚了。

巴勒斯坦一方为首的便是巴解组织的财政首脑阿卜·阿拉。他们身着无可指摘的西服套装和领带，看上去异常正规，两位以色列的代表则显得衣着随意。这两人也是真正的学者。心宽体胖的亚尔·希施费尔德领导着贝林亲自支持的一个研究项目，罗恩·庞达克是他的一位年轻的同事。

拉尔森招呼两边的人都坐下来。他想首先确立一些基本的规范条例：“如果你们想要设法共同生活，你们就得解决你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帮忙，请说话。我们可以提供钱、房子和服务，也可以代你们打电话。你们到会议室里面去，我们在外面等着你们——除非你们在里面打起架来。”

这番开场白惹起一场大笑，而这正是他要达到的第一个目的，主角们随即点燃了壁炉，分两边坐进了一张矮咖啡桌旁的红色大沙发里。

第一次会见持续了整个下午和大半个夜晚，结果是共同做出一个决议。该决议便成为未来所有双边接触和会谈的结构框架。阿卜·阿拉声明说，这种聚会不应只是切磋想法的纯学术会议，而应有个目标，有个目的。他建议，他们要为制定一个“原则声明”而共同努力。当然，这不是说要就此搞成一个和平协约，而是一个关于如何达至和平协约的协约。

在这第一天，他们谈到了后半夜，凌晨5点才上床睡觉。拉尔森感到已经有所进展，但一直小心地置身局外，不介入争论。他从未企图影响会谈的走向，只是热切的默默祈祷双方都不要开门一走了之。双方后来称拉尔森是他们的乐队指挥——却不必知道他们咏唱的歌词，也无需明白歌词的意思。

摸着石头过河

激烈讨论了两天之 后，巴勒斯坦人返回突尼斯，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其后两个星期里，拉尔森接听了双方无数次的电话。他们都力图掂量清楚另一方幕后的政治分量：他们参加会谈时获得了什么样的授权？指导这一行动的权力链到底延伸到了哪一级领导层？

在了解到挪威的开端后两个星期，佩雷斯向拉宾谈起了这另一种会谈。以色列总理并未对这一消息报以太大的热情，但准备让与巴解的奥斯陆接触继续下去。奥斯陆会谈的以方代表接到了对第二轮密晤放行的讯号。

从突尼斯传来的话也同样令人振奋：阿拉法特也支持这种沟通。

于是，1993年2月12日，两方会谈的5位代表又到达了奥斯陆机场。拉尔森早先定下的规范条例规定，对双方的接待都必须各个方面严格地对等——包括谁在机场迎接。这一次，他迎接以色列人并开车送他们到“波莱加尔德”。摩娜·朱勒则当晚稍迟一点去接巴勒斯坦人。

这回出了些麻烦。机场的移民局官员好像对这3个神秘的阿拉伯人产生了怀疑。当他们深夜1点钟开车转入奥斯陆郊外时，一辆巡逻警车追上了他们。大概是机场当局还不放心，便用无线电呼叫前方的警察截住他们。这番盘查是秘密会谈期间很少几次令人心惊肉跳的时刻之一。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与会者们有了一种分享危险与刺激的同志情谊，进而在随后几个星期发展成为亲密和幽默的气氛。

在这次第二轮会谈中，巴解方面提出一项计划，要求达成一个关于被占领土自治的临时协议，同时着手制订关于确定有争议地区地位的最终协定。

希施费尔德这次带来6页反映以色列观点的原则声明。他还带来了一项他称为“设立制度”的建议：巴勒斯坦人将被允许在加沙建设并管理一些设施，如一家电力公司、一个用水管理局和一座海港。这将成为一个明确的讯号——以色列人正准备允许巴勒斯坦人为建设一个国家而打基础。

在这个周末，“波莱加尔德”的美味、气氛和挪威人再次提供了成功的土壤。摩娜·朱勒整个周末都与丈夫默契配合，力图使宾客们轻松愉快，并鼓励他们开辟讨论的新途径、新天地。有时候，会谈者们邀拉尔森夫妇进去与他们坐在一起。有时候，谈判者们会出来向夫妇俩描述里面正在进行的交锋，但有时候也闭口不提里面在干什么。到了晚上，阿卜·阿拉放下了严肃、正规的气派，趿拉了一双英式拖鞋绕着公馆踱达——他这时领带已经松了，嘴也松了。

2月的会谈在高潮中结束。双方坐在一起敲定出了一份联合原则声明

——双方的表述已糅合在一个文本里。在楼下一间被辟作办公室的屋子里，借助一架从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FAFO)总部挪用来的电脑，罗恩·庞达克打出了第一份原则声明的草稿——他们全都同意以之作为他们的协议框架。

佩雷斯有难言之隐

两帮人带着这份7页纸的文件分头回家了。这貌似很小的一步却饱含巨大的意义：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迄今几乎从未在任何事情上实际达至一纸联合文件。

“波莱加尔德”仍是3月份第三轮秘密会谈的舞台。巴勒斯坦终于沉不住气了。虽然从各种渠道不断刺探，他们至今不了解与他们打交道的这两个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政府高层关于谈判的授权。阿卜·阿拉公开身份虽是个财主，但他觉得，如果以色列人是严肃和认真的，就该派一个与他在巴解内的地位相当的人物来奥斯陆与他会见。

挪威人认为，这一死结必须解开，以色列人现在必须从篱笆后面走出来了。拉尔森飞赴以色列找贝林专谈此事。

在特拉维夫一幢作为外交部代用办公室的小别墅里，拉尔森见到了以色列的这位外交部副部长。贝林让他坐着等一会儿，便到隔壁房间与外长佩雷斯商谈这一新问题以及外长本人是否接见这位挪威秘密渠道的主盟合作人。他们讨论的结果是，这对佩雷斯来说风险太大，因为以色列议会曾通过明文法律，禁止政界人士与“恐怖组织”巴解作任何接触。如果他要防止涉险，那么就该在万一这一渠道被发现并爆发为公开新闻时让他处于一种能够否认他曾经会见过拉尔森的位置上。拉尔森对此表示理解，随即又向贝林谈起阿卜·阿拉关于派一名获正式授权的代表的要求。

拉尔森谈了半个小时后起身如厕。卫生间的进出口就在佩雷斯那扇门的旁边。而此时佩雷斯也正要去厕所。两人不期而遇了。

正好夹在中间的罗恩·庞达克全然不知这里有场微妙复杂的“装瞎”游戏。他微笑着走上前来主动帮忙介绍：“这位是拉尔森先生。”佩雷斯一时间好像被吓哑了吧，半天作声不得。他握了握拉尔森的手，一转身钻回自己的办公室——他将来至少可以坦然发誓：我俩没说过一句话。

5月15日，佩雷斯请求与拉宾进行一次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会见，没有助手，不作谈话记录。佩雷斯对总理说，他本人想亲自去趟挪威。两人最后达成个妥协方案：鉴于风险巨大，佩雷斯不宜此行，由以色列外交部秘书长尤里·萨维尔代为前往。

派出萨维尔这个级别的政府代表本已标志着挪威谈判的分水岭。希施

费尔德和庞达克已充分实现了其个人身份所能传递的信息。但除非有相当分量而有资格代表政府进行谈判的人物出来接手，他们所形成的“沙普斯伯格文件”就是再进行无数次修补，终究也只能是一纸显示双方乐观意向的空文。

挪威春雪消融中东之火

在奥斯陆机场的贵宾休息室，拉尔森和朱勒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奥斯陆渠道的新成员。萨维尔满头黑发，充满朝气的脸被一副宽大的眼镜一遮而显得有些严肃过分。虽然是个年轻人，他一身深蓝色套装的打扮却让他看上去有些保守、拘谨。

当天早些时候，拉尔森曾对先抵达奥斯陆的阿卜·阿拉说：“你看，这个以色列人正在往这儿赶。就我看来，他来这儿的唯一目的是验证你本人和你的可信度。他会一口气问上千个问题。这好像是场考试，而你实际必须通过这场考试。”

现在，他又在驶往奥斯陆的小汽车后座上开始告诉萨维尔应怎样接近阿卜·阿拉。拉尔森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策划好的方案，告诉萨维尔扮演怎样的角色、怎样上场和说些什么。一开始，萨维尔瞪大了眼睛，好像认为拉尔森疯了。但他很快体会到了其中的微妙意味。

以色列和巴解的首次正式秘密会见，终于在挪威首都郊外一间用于周末滑雪的大型木制别墅中实现了。拉尔森牵着阿卜·阿拉的一只手走过去，另一只手抓住萨维尔的胳膊。他说：“见见你们的头号公敌吧。”

没有片刻的犹豫，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手握在了一起，脸上都微笑着。

对萨维尔来说，这是个奇特怪异而又令人兴奋的时刻。他真切地感觉到历史的际遇和责任就在自己这个以色列国民代表的眼前。阿卜·阿拉则马上对这个对手察言观色。他觉得，萨维尔的朝气和年轻就意味着信用和资本，代表着新一代以色列人及其对和平的最良好愿望。

引荐结束了，出现了某种尴尬的冷场，拉尔森马上进来填补缝隙。他引导大家走进一间小屋。屋里有一张棋盘图案桌布覆盖的大桌子，旁边摆了一圈木制椅子。他催促众人说：“脱掉外衣，解开领带，卷起你们的袖子来！咱们开始谈正事吧。”

但这次是拉尔森屈指可数的几次失算之一。他有点太急于求成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为这次重要的会见都有意穿戴得很正规。他们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西装仍一丝不苟地穿在身上。拉尔森顿时意识到自己显得太随便了。尤里·萨维尔是这一聚会中的新成员，对拉尔森的作风尚不熟悉。